

鲁迅全集（全20卷）

作者：鲁迅

总目录

[鲁迅全集·第一卷](#)

[鲁迅全集·第二卷](#)

[鲁迅全集·第三卷](#)

[鲁迅全集·第四卷](#)

[鲁迅全集·第五卷](#)

[鲁迅全集·第六卷](#)

[鲁迅全集·第七卷](#)

[鲁迅全集·第八卷](#)

[鲁迅全集·第九卷](#)

[鲁迅全集·第十卷](#)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

[鲁迅全集·第十四卷](#)

[鲁迅全集·第十五卷](#)

[鲁迅全集·第十六卷](#)

[鲁迅全集·第十七卷](#)

[鲁迅全集·第十八卷](#)

[鲁迅全集·第十九卷](#)

[鲁迅全集·第二十卷](#)

鲁迅全集·第一卷

出版说明

鲁迅先生全集序

坟

题记

人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

文化偏至论

摩罗诗力说

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峰塔的倒掉

说胡须

论照相之类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看镜有感

春末闲谈

灯下漫笔

杂忆

论“他妈的！”

论睁了眼看

从胡须说到牙齿

坚壁清野主义

寡妇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写在“坟”后面

呐喊

自序

狂人日记

孔乙己

药

明天

一件小事

头发的故事

风波

故乡

阿Q正传

端午节

白光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社戏

野草

题辞

秋夜

影的告别

求乞者

我的失恋

复仇

复仇（其二）

希望

雪

风筝

好的故事

过客

死火

狗的驳诘

失掉的好地狱

墓碣文

颓败线的颤动

立论

死后

这样的战士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腊叶

淡淡的血痕中

一觉

出版说明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蔡元培任主席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耗时近两年，于1938年6月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第一版），编辑委员包括蔡元培、马裕藻、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诸先生。

该版《鲁迅全集》的总目录以鲁迅先生生前亲定的著述目录为基础，并增加了译作部分。内容大致分为创作、古籍校辑、译作三大部分，基本按时间先后排序。

全套书总计六百余万字，分二十卷出版，每卷字数大致相当。

此次出版的《鲁迅全集》，即以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为底本进行了参考编辑，并在编辑过程中力求保持1938年版的内核风貌。在书稿内容和编排体例上，该版最大限度地追求与1938年版的统一，只个别调整了一些篇章的内容，如《集外集》中的诗作部分，根据最新的对鲁迅诗歌写作时间的考证，调整了几首诗的排版顺序；对于1938年版中并非鲁迅所作的作品，这一版均给予了清理。如本版中即未收入《小彼得》，因为《小彼得》的译者署名是许霞，鲁迅只是校改。

全书文字校订，除了将繁体竖排转为简体横排外，仅改正了1938年版中的一些文字和标点的误用。其中通假字和鲁迅习惯用字，仍完全按照1938年版保留。另有外国人名、地名等，亦均保留原有译法。

鲁迅先生全集序

“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象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

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但彼既博览而又虚衷，对于世界文学家之作品，有所见略同者，尽量地译，理论的有卢那卡斯基，蒲力汗诺夫之艺术论等；写实的有阿尔志跋绥夫之工人绥惠略夫，果戈理之死魂灵等，描写理想的有爱罗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话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谦而勤了。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虽也痛快，但人心不同如其面，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舒的，于是有创作。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体除小说三种，散文诗一种，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多许的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然欤否欤，质诸读者。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一日蔡元培

坟

题记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更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要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不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完全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想不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对，“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蹊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大风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人之历史

——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论解

进化之说，始灼于希腊智者德黎（Thales），至达尔文（Ch.Darwin）而大定。德之黑格尔（E.Haeckel）者，犹赫胥黎（T.H.Huxley）然，亦近世达尔文说之讴歌者也，顾亦不笃于旧，多所更张，作生物进化系图，远追动植之绳迹，明其繁衍之由，间有不足，则补以化石，区分记述，蔚为鸿裁，上自单玄，近迄人类，会成一统，征信历历。虽后世学人，或更上征而无底极，然十九世纪末之言进化者，固已大就于斯人矣。中国述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则病侷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德哲学家保罗生（Fr.Paulsen）亦曰，读黑格尔书者多，吾德之羞也。夫德意志为学术渊藪，保罗生亦爱智之士，而犹有斯言，则中国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固无异足矣。虽然，人类进化之说，实未尝泯灵长也，自卑而高，日进无既，斯盖见人类之能，超乎群动，系统何昉，宁足耻乎？黑氏著书至多，辄明斯旨，且立种族发生学（Phylogenie），使与个体发生学（Ontogenie）并，远稽人类由来，及其繁衍之迹，群疑冰泮，大犁然，为近日生物学之峰极。今乃敷张其义，先述此论端，止于近世，而以黑氏所张皇者终。

人类种族发生学，乃言人类发生及其系统之学，职所治理，在动物种族，何所由昉，事始近四十年来，生物学分支之最新者也。盖古之哲士宗徒，无不目人为灵长，超迈群生，故疑官品起原，亦仿徇于神话之歧途，诠释率神而不可思议。如中国古语，谓盘古辟地，女娲死而遗骸为天地，则上下未形，人类已现，冥昭蒙暗，安所措足乎？屈灵均谓鳌载山，何以安之，衷怀疑而词见也。西国创造之谭，摩西最古，其《创世记》开篇，即云帝以七日作天地万有，转埴成男，析其肋为女。当十三世纪时，力大伟于欧土，科学隐耀，妄想横行，罗马法王，又竭全力以塞学者之口，天下为之智昏，黑格尔谥之曰世界史之大欺罔者（Die grossen Gaukler Weltgeschichte），非虚言也。已而宗教改昉，景教之迷信亦渐破，歌白尼（Copernicus）首出，知地实绕日而运，恒动不居，于此地球中心之说，而考核人类之士，亦稍稍现，如韦赛黎（A.Vesalius）欧斯泰几（Eustachius）等，无不以验之术，进智识于光明。至动物系统论，则以林那出而一振。

林那（K.von Linné）者，瑞典耆宿也，病其时诸国之治天物者，率以方言命名，繁杂而不可理，则著《天物系统论》，悉名动植以拉丁，立二名法，与以属名与种名二。如猫虎狮三物大同，则谓之猫属（Felis）；而三物又各异，则猫曰Felis domestica，虎曰Felis tigris，狮曰Felis leo。又集与此相似者，谓之猫科；科进为目，为纲，为门，为界。界者，动植之判也。且所著书中，复各各记其特点，使一披而了然。惟天物繁多，不可殚尽，故每见新种，必与新名，于是世之欲以得新种博令誉者，皆相竞搜采，所得至多，林那之名大显，而物种（Arten）者何，与其内容界域之疑问，亦同为学者所注目矣。虽然，林那于此，固仍袭摩西创造之说也，《创世记》谓今之生物，皆造自世界开辟之初，故《天物系统论》亦云免诺亚时洪水之难，而留遗于今者，是为物种，凡动植种类，绝无增损变化，以殊异于神所手创云。盖林那仅知现在之生物，而往古无量数年前，尝有生物栖息地球之上，为今日所无有者，则未之觉，故起原之研究，遂不可几。并世博物家，亦笃守旧说，无所发挥，即偶有觉者，谓生物种类，经久久年月间，不无微变，而世人闻之皆峻拒，不能昌也。迨十九世纪初，乃始诚有知生物进化之事实，立理论以诠释之者，其人曰兰麻克，而寇伟实先之。

寇伟（G.Cuvier）法国人，勤学博识，于学术有伟绩，尤所致力者，为动物比较解剖及化石之研究，著《化石骨骸论》，为今日古生物学所由昉。盖化石者，太古生物之遗体，遗迹石中，历无数劫以至今，其形了然可识，于以知前世界动植之状态，于以知古今生物之不同，实造化之历史，自溯其业于人间者也。揣古希腊哲人，似不无微知此意者，而厥后则牵强附会之说大行，或谓化石之成，不过造化之游戏，或谓两间精气，中人为胎，迷入石中，则为石蛤石螺之属。逮兰麻克查贝类之化石，寇伟查鱼骨之化石，始知化石诚古生物九留蜕，其物已不存于今，而林那创造以来无增减变迁之说遂失当。然寇伟为人，固仍袭生物种类永住不变之观念者也，前说垂破，则建“变动说”以解之。其言曰，今日生存动物之种属，皆开辟之时，造自天帝之手者尔。特动植之遭开辟，非止一回，每开辟前，必有大变，水转成陆，海坟为山，于是旧种死而新种生，故今兹化石，悉由神造，惟造之时不同，则为状自异，其间无系属也。高山之颠，实见鱼贝，足为故海之征，而化石为形，大率撑拒惨苦，人可知其变之剧烈矣。自开辟以至今，地球表面之大故，至少亦十五六度，每一变动起，旧种悉亡，爰成化石，留后世也。其说逞臆，无实可征，而当时力乃至伟，崇信者满学界，惟圣契黎（E.Geoffroy St.Hilaire）与抗于巴黎学术会院，而寇伟博识，据垒极坚，圣契黎动物进化之说，复不具足。于是千八百三十年七月三十日之讨论，圣契黎遂败。寇伟变动之说，盛行于时。

虽然，不变之说，遂不足久履学者之心也，十八世纪后叶，已多欲以自然释其疑问，于是有瞿提（W.von Goethe）起，建“形蜕论”。瞿提者，德之大诗人也，又邃于哲理，故其论虽凭理想以立言，不尽根于事实，而识见既博，思力复丰，则犁然知生物有相互之关系，其由来本于一原。千七百九十年，著《植物形态论》，谓诸种植物，皆出原型，即其机关，亦悉从原官而出；原官者，叶也。次复比较骨格，造诣至深，知动物之骨，亦当归一，即在人类，更无别于他种动物之型，而外状之异，特缘形变而已。形变之因，有大力之构成作用二：在内谓之求心力，在外谓之离心力，求心力所以归同，离心力所以趋异。归同犹今之遗传，趋异犹今之适应。盖瞿提所研究，为从自然哲学深入官品构造及变成之因，虽谓为兰麻克达尔文之先驱，蔑不可也。所憾者则其进化之观念，与康德（I.Kant）倭堪（L.Oken）诸哲学家立意略同，不能奋其伟力，以撼种族不变说之基础耳。有之，自兰麻克始。

兰麻克（Jean de Lamarck）者，法之大科学家也，千八百二年所著《生体论》，已言及种族之不变，与形态之转变；而精力所注，尤在《动物哲学》一书，中所张皇，先在生物种别，由于人为之立异。其言曰，凡在地球之上，无间有生无生，决无差别，空间凡有，悉归于一，故支配非官品之原因，亦即支配有官品之原因，而吾党所执以治非官品者，亦即治有官品之途末。盖世所谓生，仅力学之现象而已。动植诸物，与人类同，无不能诠释以自然之律；惟种亦然，决非如《圣书》所言，出天帝之创造。况寇伟之说，谓经十余回改作者乎？凡此有生，皆自古代联绵继续而来，起于无官，结构至简，继随地球之转变，以渐即于高等，如今日也。至最下等生物，渐趋高等之因，则氏有二律，一曰假有动物，雏而未壮，用一官独多，则其官必日强，作用亦日盛。至新能力之大小强弱，则视使用之久暂有差。浅譬之，如锻人之腕，荷夫之胫，初固弗殊于常人，逮就职之日多，则力亦加进，使反是，废而不用，则官渐小弱，能力亦亡，如盲肠者，鸟以转化食品，而无用于人，则日萎，耳筋者，兽以动耳者也，至人而用之，则留微迹而已；是为适应。二曰凡动物一生中，由外缘所得或失之性质，必依生殖作用，而授诸子孙。官之大小强弱亦然，惟在此时，必其父母之性质相等；是为遗传。适应之说，迄今日学者犹奉为主皇，遗传之说，则论争方烈，未有折衷，惟其所言，固进化之大法，即谓以机械作用，进动物于高等是已。试翻《动物哲学》一书，殆纯以一元论眼光，烛天物之系统，而所凭借，则进化论也。故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兰麻克亦如圣契黎然，力取寇伟，而不为世所知。盖当时是时，生物学之研究方殷，比较解剖及生理之学亦盛，且细胞说初成，更近于个体发生学一步，于是萃人心于一隅，遂蔑有致意于物种由来之故者。而一般人士，又笃守旧说，得新见无所动其心，故兰麻克之论既出，应者寂然，即寇伟之《动物学年报》中，亦不为之一记，则说之孤立无和，可以知矣。迨千八百五十八年而达尔文暨华里斯（A.R.Wallace）之《天择论》现，越一年而达尔文《物种由来》成，举世震动，盖生物学之光明，扫群疑于一说之下者也。

达尔文治生学之学，不同兰麻克，主用内籀，集知识之大成，年二二岁，即乘舰履克耳，环世界一周，历审生物，因悟物种所由始，渐而搜集事实，融会贯通，立生物进化之大原，且晓形变不同，本于淘汰，而淘汰原理，乃在争存，建《淘汰论》，亦曰《达尔文说》（Selektionstheorie od.Darwinismus），空前古者也。举其要旨，首为人择，设有人立一定之仪的，择动物之与相近者育之，既得苗裔，则又育其子之近似，历年既水，宜者遂传。古之牧者园丁，已知此术，赫胥黎谓亚美利加有羊者，惧羊跳踉，超圈而去，则留短足者而渐汰其他，遂生子孙，亦复如是，久之短足者独传，修胚遂绝，此以人力传宜种者也。然此特人择动植而已，天然之力，亦择生物，与人择动植无大殊，所异者人择出人意，而天择则以生物争存之故，行于不知不觉间耳。盖生物增加，皆遵几何级数，设有动物一偶于此，毕生能产四子，四子又育，当得八孙，五传六十四，十传而千二十八，如是递增，繁殖至迅。然时有强物，灭其弱，沮其长成，故强之种日昌，而弱之种日耗；时代既久，宜者遂留，而天择即行其中，使生物臻于极适。达尔文言此，所征引信据，盖至繁博而坚实也。故究进化历史，当首德黎，继乃肩背于神造之论；比至兰麻克而一进；得达尔文而大成；迨黑格尔出，复总念前此之结果，建官品之种族发生学，于是人类演进之事，昭然无疑影矣。

黑格尔以前，凡云发生，皆指个体，至氏而建此学，使与个体发生学对立，著《生物发生学上之根本律》一卷，言二学有至密之关系，种族进化，亦缘遗传及适应二律而来，而尤所置重者，为形蜕论。其律曰，凡个体发生，实为种族发生之反复，特期短而事迅者耳，至所以决定之者，遗传及适应之生理作用也。黑氏以此法治个体发生，知禽兽昆虫，虽繁不可计，而遂推本原，咸归于一；又以治种族发生，知一切生物，实肇自至简之原官，由进化而繁变。以至于人。盖人类女性之胚卵，亦与他种脊椎动物之胚卵，同为极简之细胞；男性精丝，亦复无异。二性既会，是成根干细胞，此细胞成，而个人之存在遂始。若求诸动物界，为阿弥巴属，构造至简，仅有自动及求食之力而已，继乃分裂，依几何级数成细胞群，如班陀黎那（Pandorina），作桑葚状，甚空其中，渐而内陷，是成原肠，今日淡水沟渠中动物希特拉（Hydra），亦如是也。更进，则由心房生血管四偶，曲向左右，状如鱼鳃，胎儿届此时，适合动物界之鱼类；复次之发达，皆与人类以外之高等动物无微殊，即已有脑髓耳目足，而以较他种脊椎动物之胎儿，仍无辨也。凡此研究，皆能目击，日审胚胎之发育而得其变化。惟种族发生学独不然，所追迹者，事距今数千万载，其为演进，目不可窥，即直接观察，亦局于至隘之分域，可据者仅间接推理与批判反省二术，及取诸科学所经验荟萃之材，较量掣究之而已。故黑格尔曰，此其为学，肆治滋难，决非个体发生学所能较也。

往之言此事者，有达尔文《原人论》，赫胥黎《化中人位论》。黑格尔著《人类发生学》，则以古生物学个体发生学及形态学证人类之系统，知动物进化，与人类胎儿之发达同，凡脊椎动物之始为鱼类，见地质学上太古代之侏罗纪，继为迭逢纪之蛙鱼，为石炭纪之两栖，为二叠纪之爬虫，及中古代之哺乳动物，递近古代第三纪，乃见半猿，次生真猿，猿有狭鼻族，由其族生犬猿，次生人猿，人猿生猿人，不能言语，降而能语，是谓之人，此皆比较解剖个体发生及脊椎动物所明证者也。惟个体发达之序亦然，故曰种族发生，为个体发生之反复。然此仅有脊椎动物而已，若更上溯无脊椎动物而探其统系，为业尤艰巨于前。盖此种动物，无骨骼之存，故不见于化石，特据生物学原则，知人类所始为原生动物，与胎孕时之根干细胞相当，下此亦各有相当之动物。于是黑格尔乃追进化之迹而识别之，间有不足，则补以化石与悬拟之生物，而自单么以至人类之系图遂成，图中所载，即自穆那罗（Monera）渐进以至人类之历史，生物学上所谓种族的发生者是也。其系图如别幅。（见下页图）

近三十年来，古生物学之发现，亦多有力之证，最著者为爪哇之猿人化石，是石现，而人类系统遂大成。盖往者狭鼻猿类与人之系属，缺不可见，逮得化石，征信弥真，力不逊比较解剖及个体发生学也。故论人类从出，为物至卑，曰原生动物。原生动物出自穆那罗，穆那罗出自泼罗比翁（Probian）；泼罗比翁，原生物也。若更究原生物由来，则以那格黎（Naegeli）氏说为近理，其说曰，有生始于无生，盖质力不灭律所生之成果尔；若物质全界，无不由因果而成，宇宙间现象，亦遵此律，则成于非官品之质，且终转化而为非官品之官品，究其本始，亦为非官品必矣。近者法有学人，能以质力之变，转非官品为植物，又能以毒鸩金属杀之，易其导电传热之性者。故有生无生二界，且日益近接，终不能分，无生物之转生，是成不易之真理，十九世纪末学术之足惊怖，有如是也。至无生物所始，则当俟宇宙发生学（Kosmogonic）言之。

（一九〇七年作。）



科学史教篇

观于今之世，不罹然者几何人哉？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袪；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孰先驱是，孰偕行是？察其外状，虽不易于犁然，而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溉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浩浩荡荡而未有止也。观其所发之强，斯足测所蕴之厚，知科学盛大，决不缘于一朝。索其真源，盖远在夫希腊，既而中止，几一千年，迨十七世纪中叶，乃复决为大川，洋溢汪洋，流溢曼衍，无有断绝，以至今兹。实益群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第相科学历来发达之绳迹，则勤劬艰苦之影在焉，谓之教训。

希腊罗马科学之盛，殊不逊于艺文。尔时巨制，有毕撒哥拉（Pythagoras）之生理音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之解剖气象二学，柏拉图（Platon）之《谛妙斯篇》（Timaeus）暨《邦国篇》，迪穆克黎多（Demokritos）之《质点论》，至流质力学则助于亚那密提士（Archimedes），几何则建于宥克利（Eukleides），械具学则成于希伦（Heron），此他学者，犹难列举。其亚利山德大学，特称学者渊藪，藏书至十万卷，较以近时，盖无愧色。而思想之伟妙，亦足以烁今。盖尔时智者，实不仅启上举诸学之端而已，且运其思理，至于精微，冀直解宇宙之元质，德黎（Thales）谓水，亚那克希美纳（Anaximenes）谓气，希拉克黎多（Herakleitos）谓火。其说无当，固不佞言。华惠尔尝言其故曰，探自然必赖夫玄念，而希腊学者无有是，即有亦极微，盖缘定此念之意义，非名学之助不为功也。（中略）而尔时诸士，直欲以今日吾曹滥用之文字，解宇宙之玄邇而去之。然其精神，则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方诸近世，直无优劣之可言。盖世之评一时代历史者，褒贬所加，辄不一致，以当时人文所现，合之近今，得其差池，因生不满。若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妄，略有思理之士，无不然矣。若据此立言，则希腊学术之隆，为至可褒而不可黜；其他亦然。世有晒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谄陋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悯也。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輊，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惟张皇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述，则意之所执，与蔑古亦相同。盖神思一端，虽古之胜今，非无前例，而学则构思实验，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古所未知，后无可愧，且亦无庸讳也。昔英人设水道于天竺，其国人恶而拒之，有谓水道本创自天竺古贤，久而木失，白人不过窃取而更新之者，水道始大行。旧国笃古之余，每至不惜于自欺如是。震旦死抱固粹之士，作此说者最多，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己具。不知意之所在，将如天竺造说之人，聊弄术以入新学，抑诚尸祝往时，视为全能而不可越也？虽然，非是不协不听之社会，亦有罪焉己。

希腊既衰落，罗马亦衰，而亚刺伯人继起，受学于那思得理亚与俄思人，翻译诠释之业大盛；眩其新异，妄信以生，于是科学之观念漠然，而进步亦遂止。盖希腊罗马之科学，在探未知，而亚刺伯之科学，在模前，故以注疏易征，以评鹭代会通，博览之风兴，而发见之事少，宇宙现象，在当时乃又神秘而不可测矣。怀念既尔，所学遂妄，科学隐，幻术兴，天学不昌，占星代起，所谓点金通幽之术，皆以助也。顾亦有不可贬者，为尔时学士，实非懒散而无为，精神之弛，因入退守；徒以方术之误，结果乃止于无功，至所致力，固有足以惊叹。如当时回教新立，政事学术，相辅而蒸，可尔特跋暨巴格达德之二帝，对峙东西，竟导希腊罗马之学，传之其国，又好读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书。而学校亦林立，以治文理数理爱智质学及医药之事；质学有醇酒硫酸之发明，数学有代数三角之进步；又复设度测地，以摆计时，星表之作，亦始此顷，其学术之盛，盖几世界之中枢矣。而景教子弟，复多出入于日斯巴尼亚之学校，取亚刺伯科学而传诸宗邦，景教国之学术，为之一振；迨十一世纪，始衰微也。赫胥黎作《十九世纪后叶科学进步志》，论之曰，中世学校，咸以天文几何算术音乐为高等教育之四分科，学者非知其一，不足称为适当之教育；今不遇此，吾徒耻之。此其言表，与震旦谋新之士，大异兴学者若同，特中之所指，乃理论科学居其三，非此之重有形应用科学而又其方术者，所可取以自涂泽其说者也。

时亚刺伯虽如是，而景教诸国，则于科学无发扬。且不独不发扬而已，又进而排斥天阙之，谓人之最可贵者，无逾于道德上之义务与宗教上之希望，苟致力于科学，斯侈用其所能。有拉克坦谛（Lactantius）者，彼教之能才也，尝曰，探万汇之原因，问大地之动定，谈月表之隆陷，究星辰之悬属，考成天之质分，而焦心苦思于此诸问端者，犹絮陈未见之国都，其愚为不可及。贤者如是，庸俗可知，科学之光，遂以黯淡。顾大势如是，究亦不起于无因。准丁达尔（J.Tyndall）言，则以其时罗马及他国之都，道德无不颓废，景教适以时起，宣福音于平民，制非极严，不足以矫俗，故宗徒之遭害虽多，而终得以制胜，惟心意之受戕，斯痕迹之漫漶也难，于是虽奉为灵粮之圣文，亦以供科学之判决。现象如是，夫何进步之可期乎？至厥后教会与列国政府间之冲突，亦于肇究之受妨，与有力也。由是观之，可知人间教育诸科，每不即于中道，甲长则乙弛，乙盛则甲衰，迭代往来，无有纪极。如希腊罗马之科学，以极盛称，迨亚刺伯学者兴，则一归于学古；景教诸国，则建至严之教，为德育本根，知识之不绝者如线。特以世事反复，时势迁流，终乃屹然更兴，蒸蒸以至今日。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且此又不知知识与道德为然也，即科学与美术之关系亦然。欧洲中世，画事各有原则，迨科学进，又益以他因，而美术为之中路，迨复遵守，则挽近事耳。惟此消长，论者亦无利害之可言，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二千年来，其色益显，或为路德，或为克灵威尔，为耳敦，为华盛顿，为嘉来勒，后世瞻思其业，将孰谓之不伟欤？此其成果，以倡沮遏科学之失，绰然有余裕也。盖无间宗教学术文艺文章，均人间受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兹未能。惟若眩至显之实利，慕至肤之方术，则准史实所垂，当反本心而获恶果，可决论而已。此何以故？则以如是种人之得久，盖于文明政事二史皆未之见也。

迄今所述，止于昏黄，若去而求明星于尔时，则亦有可言者一二，如十二世纪有摩格那思（A.Magnus），十三世纪有洛及培庚（Roger Bacon生一二一四年，中国所习闻者生十六世纪与此异），尝作书论失学之故，画恢复之策，中多名言，至足称述；然其见知于世，去今才百余年耳。书首举失学元因凡四：曰摹古，曰伪智，曰泥于习，曰惑于常。近世华惠尔亦论之，籍当时现象，统归四因，与培庚言殊异，因一曰思不坚，二曰卑琐，三曰不假之性，四曰热中之性，且多援例以实之。丁达尔后出，于第四因有违言，谓热中妨学，盖指脑之弱者耳，若其诚强，乃反足以助学。科学者耄，所发见必不多，此非智力衰也，正坐热中之性渐微故。故人有谓知识的事业，当与道德力分者，此其说为不真，使诚是力之鞭策而惟知识之依，则所誓为，特可悯者耳。发见之故，此其一也。今更追究发见之深因，则尤有大于此者。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阐略曰，孰辅相人，而使得至真之知识乎？不为真者，不为可知者，盖理想耳。此足据为铁证者也。英之赫胥黎，则谓发见本于圣觉，不与人之力相关；如是圣觉，即名曰真理发见者。有此觉而中才亦成成功，如无此觉，则虽天纵之才，事亦终于不集。说亦至深切而可听也。弗勒那尔以力学数学之研究有名，尝求其友曰，名誉之心，去已久矣。吾今所为，不以令誉，特以吾意之嘉受耳。其恬淡如是。且发见之誉大矣，而威累司逊其成就于达尔文，本生付其勤劬于吉恩霍甫，其谦逊又如是。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即其他事业，亦胥如此矣。若曰，此累叶之言，皆空虚而无当于实欤？则曰然亦近世实益增进之母耳。此述其母，为厥子故，即以慰之。

前此黑暗期中，虽有图复古之一二伟人出，而终亦不能如其所期，东方之光，盖实作于十五六两世纪顷。惟衰落既久，思想大荒，虽翼履前人之旧迹，亦不可以猝得，故直近十七世纪中叶，人始闻夫晓声，回顾其前，则歌白尼（N.Copernicus）首出，说太阳系，开布勒（J.Kepler）行星运动之法继之，此他有格里累阿（Galileo Galilei），于星力二学，多所发明，又善导人，使事斯学；后有思迭文（S.Stevin）之机械学，吉勒袁德（W.Gilbert）之磁学，哈维（W.Harvey）之生理学。法朗西意大利诸国学校，则解剖之学大盛；科学协会亦始立，意之林舍亚克特美（Accademia dei Lincei）即科学研究之渊藪也。事业之盛，足惊叹矣。夫气运所趣既如此，则策士自以笃生，故英则有法朗希培庚，法则有特嘉尔。

培庚（F.Bacon 1561—1626）著书，序古来科学之进步，与何以达其主之法曰《格致新机》。虽后之结果，不如著者所希，而平议其业，决不可云不伟。惟中所主张，为循序内籀之术，而不更云征验；后以是多诤之。顾培庚之时，学风至异，得一二琐末之事实，辄视为大法之前因，培庚思矫其俗，势自不得不斥前古悬拟夸大之风，而一偏于内籀，则其不崇外籀之事，固非得已矣。况此又特未之语耳，察其思维，亦非偏度；氏所述理董自然现象者凡二法：初由经验而入公论，次更由公论而入新经验。故其言曰，事物之成，以手乎，抑以心乎？此不完于一。必有机械而辅以其他，乃以具足焉。盖事业者，成以手，亦赖乎心者也。观于此言，则《新机论》第二分中，当必有言外籀者，然其第二分未行世也。顾由是而培庚之术为不完，凡所张皇，仅至具足内籀而止。内籀之具足者，不为人所能，其所成就，亦无逾于实历；就实历而探新理，且更进而窥宇宙之大法，学者难之。况悬拟虽培庚所不喜，而今日之有大功于科学，致诸盛大之域者，实多悬拟为之乎？然其说之偏于一方，视为匡世之术可耳，无足深难也。

后斯人几三十年，有特嘉尔（R.Descartes 1596—1650）生于法，以数学名，近世哲学之基，亦赖以立。尝屹然扇尊疑之大潮，信真理之有在，于是专心一志，求基础于意识，觅方术于数理。其言有曰，治几何者，能以至简之名理，会解定理之繁多。吾因悟凡人智以内事，亦咸得以如是法解。若不以不真者为真，而履当履之道，则事之不成物之不解者，将无有矣。故其哲理，盖全本外籀而成，扩而用之，即以取科学，所谓由因入果，非自果导因，为其著《哲学要义》中所自述，亦特嘉尔方术之本根，而数理之枢机也。至其方术，则论者亦谓之不完，奉而不贰，弊亦弗异于偏倚培庚之内籀，惟于过重经验者，可为救正之用而已。若其执中，则偏于培庚之内籀者固非，而归于特嘉尔之外籀者，亦不云是。二术俱用，真理始昭，而科学之有今日，亦实以有会二术而为之者故。如格里累阿，如哈维，如波尔（R.Boyle），如奈端（I.Newton），皆偏内籀不如培庚，守外籀不如特嘉尔，卓然独立，居中道而经营者也。培庚生时，于国民之富有，与实践之结果，企望极坚，越百年，科学益进而事乃不如其意。奈端发见至卓，特嘉尔数理亦至精，而世人所得，仅脑海之富而止；国之安舒，生之乐易，未能获也。他若波尔立质力学二学征实之法，巴斯加耳（B.Pascal）暨多烈合黎

(E.Torricelli) 测大气之量, 摩勒毕奇

(M.Malpighi) 等精官品之理, 而工业如故, 交通未良, 矿业亦无所进益, 惟以机械学之结果, 始见极粗之时辰表而已。至十八世纪中叶, 英法德意诸科学之士辈出, 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 灿然可观, 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 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 实益乃昭, 当同世纪末叶, 其效忽大著, 举工业之器具器材, 植物之滋殖繁衍, 动物之畜牧改良, 无不蒙科学之泽, 所谓十九世纪之物质文明, 亦即胚胎于是时矣。洪波浩然, 精神亦以振, 国民风气, 因而一新。顾治科学之桀士, 则不似是婴心也, 如前所言, 盖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的, 扩脑海之波澜, 扫学区之荒秽, 因举其身心时力, 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尔时之科学名家, 无不如是, 如侯失勒 (J.Herschel) 暨拉布拉 (S.de Laplace) 之于星学, 扬俱 (Th.Young) 暨弗勒那尔 (A.Fresnel) 之于光学, 欧思第德 (H.C.Oersted) 之于力学, 兰麻克 (J.de Lamarck) 之于生物学, 迭亢陀耳 (A.de Candolle) 之于植物学, 威那 (A.G.Werner) 之于矿物学, 哈敦 (J.Hutton) 之于地学, 瓦特 (J.Watt) 之于机械学, 其尤著者也。试察所仪, 岂在实利哉? 然防火灯作矣, 汽机出矣, 矿术兴矣。而社会之耳目, 乃独震惊有此点, 日颂当前之结果, 于学者独忽然而置之。倒果为因, 莫甚于此。欲以求进, 殆无异鼓鞭于马勒坎, 夫安得如所期? 第谓惟科学足以生实业, 而实业更无利于科学, 人皆慕科学之荣, 则又不如是也。社会之事繁, 分业之要起, 人自不得不有所专, 相互为掇, 于以两进。故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 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今置身于野人之中, 显微镜不侯言, 即醇酒玻璃, 亦不可致, 则科学者将何如, 仅得运其思理而已。思理孤运, 此雅典暨亚历山德府科学之所以中衰也。事多共其悲喜, 盖亦诚言也夫。

故震他国之强大, 栗然自危, 兴业振兵之说, 日腾于口者, 外状固若成然觉矣, 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 而未得其真谛。夫欧人之来, 最眩人者, 固莫前举二事若, 然此亦非本抵而特葩叶耳。寻其根源, 深无底极, 一隅之学, 夫何力焉。顾著者于此, 亦非谓人必以科学为先务, 待其结果之成, 始以振兵兴业也, 特信进步有序, 曼衍有源, 虑举国惟枝叶之求, 而无一二士寻其本, 则有源者日长, 逐末者仍立拔耳。居今之世, 不与古同, 尊实利可, 摹方术亦可, 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 屹然当横流, 如古贤人, 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 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 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 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丁达尔不云乎: 止属目于外物, 或但以政事之感, 而误凡事之真者, 每谓邦国安危, 一系于政治之思想, 顾至公之历史, 则立证其不然。夫法之有今日也, 宁有他因耶? 特以科学之长, 胜他国耳。千七百九十二年之变, 全欧嚣然, 争执干戈以攻法国, 联军伺其外, 内讷于中, 武库空虚, 战士多死, 既不能以疲卒当锐兵, 而又无粮以济守者, 武人抚剑而视太空, 政家饮泪而悲来日, 束手衔恨, 俟天运矣。而时之振作其国人者何人? 震怖其外敌者又何人? 曰, 科学也。其时学者, 无不尽其心力, 竭其智能, 见兵士不足, 则补以发明, 武器不足, 则补以发明, 当防守之际, 即知有科学者在, 而后之战胜必矣。然此犹可曰丁达尔自治科学, 因阿所好而立言耳, 然证以阿罗戈之所载书, 乃益明其不妄, 书所记曰, 时公会征九十万人, 盖御外敌之四集, 实非此不胜用尔。而人不如数; 众乃大惧。加以武库久空, 战备不足, 故目前之急, 有非人力所能救者。盖时所需要, 首为弹药, 而原料硝石, 曩悉来自印度, 至此时遂穷。次为枪炮, 而法地产铜不多, 必仰俄英印度之给, 至今亦绝。三为钢铁, 然平日亦取诸外国, 制造之术, 无知之者。于是行最后之策, 集通国学者, 开会之, 其最要而最难得者为火药。政府使者皆知不能成, 叹曰, 硝石安在? 声未绝, 学者孟普即起曰, 有之。至适当之地, 如马厩土仓中, 有硝石无量, 为汝所梦想不到者。氏禀天才, 加以知识, 爱国出于至诚, 乃睥睨闾室曰, 吾能集其土为之, 不越三日, 火药就矣, 于是以至简之法, 晓谕国中, 老弱妇稚, 悉能制造, 俄顷间全法国如大工厂也。此外有质学家, 以法化分钟铜, 用作武器, 而炼铁新法亦昉于是时, 凡铸刀剑枪械, 无不可用国产。柔皮亦不日竟成, 制履之韦, 因以不匮。尔时所称异之气球暨空气中之电报, 亦均改良扩张, 用之征战, 前者即摩洛将军乘之探敌阵, 得其情实, 因制殊胜者也。丁达尔乃论曰, 法国尔时, 实生二物, 曰: 科学与爱国。其至有力者, 为孟普 (Monge) 与加尔诺 (Carnot), 与有力者, 为孚勒克洛, 穆勒惠, 暨巴列克黎之徒。大业之成, 此其枢纽。故科学者, 神圣之光, 照世界者也, 可以遏未流而生感动。时泰, 则为人性之光; 时危, 则由其灵感, 生整理者如加尔诺, 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战将云。今试总观前例, 本根之要, 洞然可知。盖未虽亦能灿烂于一时, 而所宅不坚, 顷刻可以蕉萃, 储能于初, 始长久耳。顾犹有不可忽者, 为当防社会入于偏, 日趋而之一极, 精神渐失, 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 人生必大归于枯寂, 如是既久, 则美上之感情漓, 明敏之思想失, 所谓科学, 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 不惟奈端已也, 亦希诗人如狄斯丕尔 (Shakespeare); 不惟波尔, 亦希画师如洛菲罗 (Raphael); 既有康德, 亦必有乐人如培得河芬 (Beethoven); 既有达尔文, 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 (Carlyle)。凡此者, 皆所以致人性于全, 不使之偏倚, 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 彼人文史实之所垂示, 固如是已!

(一九〇七年作。)

文化偏至论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指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问尝论之：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戴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降及周秦，西方有希腊罗马起，艺文思理，灿然可观，顾以道路之艰，波涛之恶，交通梗塞，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洎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牧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干中国，而其道非盛。故迄于海禁既开，晰人踵至之顷，中国之在天下，见夫四夷之则效上国，革面来宾者有之；或野心怒发，狡焉思逞者有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屹然出中央而无校籀，则其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虽然，惟无校籀故，则宴安日久，零落到胎，迹踟不来，上征亦辍，使人，使人屯，其极为见善而不思式。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篲，人心始自危，而轻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征印度波兰，作之前鉴。夫以力角盈絀者，于文野亦何关？远之则罗马之于东西戈耳，迨之则中国之于蒙古女真，此程度之差距为何如，决之不待智者。然其胜负之数，果奈何矣？苟曰是惟往古为然，今则机械其先，非以力取，故胜负所判，即文野之由分也。则曷弗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智获戈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且使如其言矣，而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嗟夫，夫子盖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计其次者，乃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前二者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或被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遭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若夫后二，可无论已。中较善者，或诚痛乎外侮迭来，不可终日，自阮荒陋，则不得已，姑拾他人之余索，思鸿大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此非独于理至悖也，即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盖无殊痼疾之人，去药石援卫之道弗讲，而乞灵于不知之力，拜褥稽首于祝由之门者哉。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逞其私欲，不顾见诸实事，将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壅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措，当列其班，况复掩自利之恶名，以福群之令誉，捷徑在日，斯不惮竭蹶以求之耳。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为千万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抗拒与焉。顾若而人者，当其号召张皇，盖蔑弗托近世文明为后盾，有佛戾其说者起，辄輓之曰野人，谓为辱国害群，罪当甚于流放。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己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为言乎？物质也，众数也，十九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拒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掇物质而张神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曩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猖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是故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亦裁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即不若是，中心皆中正无瑕玷矣，于是拮据辛苦，展其雄才，渐乃志遂事成，终致彼所谓新文明者，举而纳之中国，而此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馨香顶礼，吾又何为若是其芒芒哉！是何也？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借曰非乎？请循其本——

夫世纪之元，肇于耶稣出世，历年既百，是为一期，大故若兴，斯即此世纪所有事，盖从历来之旧贯，而假是为区分，无奥义也。诚以人事连络，深有本柢，如流水之必自原泉，卉木之茁于根荄，倏忽隐见，理之必无。故苟为寻绎其条贯本末，大都蝉联而不可离，若所谓某世纪文明之特色何在者，特举牵率大者而为言耳。按之史实，乃如罗马统一欧洲以来，始生大洲通有之历史；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困，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枯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揭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虽然，民如大波，受沮益浩，则是始思脱宗教之系缚，英德二国，不平者多，法皇宫廷，实为怨府，又以居于意也，乃并意大利人而疾之。林林之民，咸致同情于不平者，凡有能阻泥教旨，抗拒法皇，于兴国抗拒与焉。时则有路德（M.Luther）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自所创建，在废弃阶级，黜法皇僧正诸号，而代以牧师，职宣神命，置身社会，非殊常人；仪式祈祷，亦简其法。至精神所注，则在牧师地位，无所胜于平人也。转轮既始，烈乘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现，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险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匠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也。顾世事之常，有动无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溯厥由来，则以往者颠覆法皇，一假君主之权力，变革既毕，其力乃张，以一意孤临万民，在下者不能加之抑制，日夕孳孳，惟开拓封域是务，驱民纳诸水火，绝无所动于心：生计细，人力耗矣。而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蔓延入今而未有既者也。更举其他，则物质文明之进步是已。当旧教盛时，威力绝世，学者有见，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于众者，每每获囚戮之祸。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自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年之业绩。数其著者，乃有棉铁石炭之属，产生倍旧，应用多方，施之战斗制造交通，无不功越于往日；为汽为电，咸听指挥，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利益。久食其赐，信乃弥笃，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之以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蔓延入今而未有既者也。虽然，教权庞大，则覆之假手于帝王，比大权尽集一人，则又颠之以众庶。理若极于众庶矣，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宴安逾法，则矫之以教宗，遂教宗淫用其权威，则又掎之以质力。事若尽于物质矣，而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也耶？平心思之，必不然矣。然而大势如是者，盖如前言，文明无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缘昔较量，其颇灼然，犹子于甕焉耳。特其见于欧洲也，为不得已，且亦不可去，去子于甕，斯失子于甕之德，而留者为空无。不受受宝重之者奈何？顾横被之不相系之中国而膜拜之，又宁见其有当也？明者微睇，察逾众凡，大士哲人，乃蚤识其弊而生愤慨，此十九世纪末叶思潮之所以变矣。德人尼佉（Fr.Nietzsche）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远，才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澜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畜畜耳。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

然则十九世纪末思想之为变也，其原安在，其实若何，其力之及于将来也又奚若？曰言其本质，即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者耳。盖五十年来，人智骤进，渐乃返观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黯暗，于是浮焉兴作，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掎击扫荡焉。全欧人士，为之栗然震惊者有之，茫然自失者有之，其力之烈，盖深入于人之灵府矣。然其根柢，乃远在十九世纪初叶神思一派；遑夫后叶，受感化于其时现实之精神，已而更立新形，起以抗前时之现实，即所谓神思宗之至新者也。若夫影响，则眇眇来世，臆测殊难，特知此派之兴，决非偶然而靡人心，亦不至突灭而归乌有，据地极固，函义甚深。以是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虽云早计，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则按诸史实所昭垂，可不俟繁言而解者已。顾新者虽作，旧亦未僵，方遍满欧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余力流衍，乃扰远东，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突器叫，状犹狂飙。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今为此篇，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惟疾其已甚，施之抨弹，犹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语，苟被其謔，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而十九世纪末之重个人，则吊诡殊恒，尤不能与往者比论。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趨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如诗歌说部之所记述，每每以骄蹇不逊者为全局之主人。此非操觚之士，独凭神思构架而然也，社会思潮，先发其朕，则移之载籍而已矣。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之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以往之习愤滥地，崇信荡播，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普通之自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更举蹊蹶，则流弊所至，将使文化之纯粹者，精神益趋于固陋，颓波日逝，纤屑靡存焉。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凜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佻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非超越尘埃，解脱人事，或愚屯阔达，惟众是从者，其能缄口而无一言乎？物反于极，则先觉善斗之士出矣：德人斯契纳尔（M.Stinner）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抒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论，顾同是舆论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僧亡矣。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至勒宾霍尔（A.Schopenhauer），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希有；又见夫盲瞽鄙俗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自我扬己而尊天才也。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Kierkegaard）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其后有显理伊勃生（Henrik Ibsen）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鲁迅全集（全20卷）》鲁迅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830.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